"汉服"

一些人羽衣飘飘走过街头，他们的古典风范，与自己生活的城市背景形成鲜明的落差。
在到处充斥着西方文化的工业时代，他们产生了复兴自己民族文化的冲动，而汉服只不过是一个载体或者一种寄托

★ 本刊记者／罗雪挥

"那时候，有个怪异的青年名叫嵇康，他临刑前，弹奏了一曲绝响，那宽袍博带在风中飞扬，他用了最优雅的姿态面对死亡。几千年过去，依旧有余音绕梁，只是他不知道，真正断绝的不是曲谱，而是他的傲骨，乃至他身上的衣裳。"

这是网名叫"天涯在小楼"的女孩对古汉服的悼文，在这个做记者的1981年出生的年轻女孩看来，古曲《广陵散》的散失远远没有汉家霓裳的消亡令其心痛。

而在现代汉语辞典里，并没有"汉服"这个称谓，"汉服"其实是网友们的民间定义，即"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简称，主要是指服装具备明末以前汉族人的穿着特色，比如大襟、交领（即领子外形看起来如字母"Y"）、右衽、束带（不用纽扣）。

"天涯在小楼"谨慎地解释了将"汉服"类属截至明末的原因："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服'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但是360年前，清朝统治者制定的'剃发易服'的政策，生生斩断了这美丽的文明——汉服的消亡并不是自然淘汰。"她认为这是一段历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隐喻，也不愿被别有用心的人划入民族分裂主义，只是遗憾旗袍马褂并非传统的中国汉族冠冕服饰，而"汉服"文化传统的沉没悄无声息。

令她羡慕的是，少数民族还能穿美丽的民族衣裳，在国外，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一眼就能够通过服饰认出来，而她却不知道属于自己的汉民族服装是什么，为此很没有文化归属感。"以前总是说中国是文明古国，做一个中国人很骄傲，可是没有了文化的依托，一切都是空谈。"

"天涯在小楼"认为，没有任何爱国的口号比亲自穿着汉服更响亮。"当你穿上了'汉服'，不是为了表演，而觉得是和汉祖先融为了一体。"

不过，"天涯在小楼"的第一次汉文化光复经历惨不忍睹，当她泰然自若地穿着"汉服"到天津一家饭店吃饭，中途到服务台打电话，听见一个服务员说，"呀，以为是韩国人，原来是中国人。"

网友"壮志凌云"、真实身份为郑州电力公司工人的王乐天也曾有类似的尴尬。王乐天被认为是穿"汉服"上街第一人。之前，他英勇地穿着"汉服"走出家门，结果没走几步路就碰见了一个老邻居，这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人一脸不屑地说，"不就是朝鲜服吗，我见得多了。"大街上也有人窃窃私语，但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中国人，有小孩以为它是日本人，对他喊"八格牙路"。

王乐天哭笑不得，但怀着光复汉文化的想法，还是坚持穿着"汉服"，独自从早上11点走到了下午4点多，特地逛了街，游了公园，甚至乘坐了公共汽车。为此，王乐天立即成为了郑州的新闻人物，新加坡《联合早报》还对他进行了专访。王乐天一直珍藏着那份报纸，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和喜欢"汉服"的网友们当时曾对着那篇文章痛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既为自己穿"汉服"的第一次公众亮相激动，也为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遗忘感到悲凉。

理想主义者的狂欢

"几乎所有的汉服实践者都是理想主义者。"网名李理、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任职的李敏辉字斟句酌地告诉本刊。他是倡导穿"汉服"的始作俑者，在"汉网"的虚拟世界里，31岁的李敏辉是管理员，并且是汉网的新闻发言人。很多铁杆"汉服"迷都


江湖／摄影

是通过汉网接触“汉服”的，李敏辉因此被网友称作“汉服”的精神领袖。

除了完善“汉服”理念，李敏辉在任管理员期间起到了思想把舵作用，“提倡‘汉服’并不是要消灭满服”，李敏辉在倡导复兴汉文化的同时，还小心避免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他认为，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理性、公正的态度，现代化才将获得更长远的文化支持。



“其实我就是想借此唤醒一个民族，唤醒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和归宿感。”16岁时，身处穷乡僻壤、一年零花钱不超过10块钱的李敏辉曾经为购买一本6块钱的《中华之最知识手册》激动不已，并立下了振兴中华的志向。可惜他的志向在商业化的潮流中总显得太不合时宜，直到他最终找到了“汉服”这个载体，并力图通过“汉服”这个切入口，小中见大，从浅入深地复兴中华传统，将理想夯实为一个平台。

而他的知音们多在网上聚义。汉网成立两年多来，注册的ID数量达到两万多人，复兴“汉服”的中坚力量如今有100多人，大部分是80年代生人，以在校大学生和参加工作才几年的人居多。李敏辉介绍，“汉服”推崇者有两个特点，一是有一定的文化层次，二是有精神追求，对国家、民族有认同感。

21岁的欧阳雨曦从小就是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如今则是汉网的“汉服专家”。欧阳雨曦认为现代人太注重实际，多少造成精神思想的空虚和归属感的缺乏，所以一旦找到“汉服”作为振兴中华文化的实际依托，很多人都能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充实，欧阳雨曦把这种理想主义的复苏称作是物质年代的物极必反。

她认为，目前的“汉服”是一个既古老又新潮的概念，并没有人做专门的研究，而复兴“汉服”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需要建立新的款式模式，这就是她目前努力做的工作。

这个吉林大学三年级学生，认真地考经究典，在汉网上发布了《汉服初步分类规划制定方案（草稿）》，这是第一个非官方、非学术的现代“汉服”民间标准。

36岁的王乐天称自己是同龄人中的另类。受上过私塾、熟读四书五经的父亲影响，王乐天自幼喜欢古典文化，上高中的时候就喜欢聊国家大事；从来不作假的王乐天经常把“爱国，爱民族”挂在嘴边，他不怕熟人说他唱高调。

先让"汉服"混个脸熟

包括汉网的创办人在内，所有复兴"汉服"的热心参与者都是业余身份，各有各的现实工作，但是一旦涉及"汉服"的推广，大家便不遗余力。

"天涯在小楼"如今正游历于澳洲，忙着筹办下周的"汉服"聚会。这个聚会大约会有5个网友参加，计划先去澳洲的"中国花园"拍照，而后穿"汉服"去游览当地名胜，至于具体时间则要看另外一个骨干分子(网名为"青松白雪")制作的"汉服"进度，"他太追求完美，不晓得到时候能不能赶出来，不过这将是他所设计的最能够体现'汉服'内涵的衣服。"

"天涯在小楼"对"汉服"的澳洲秀充满渴望。她告诉记者，这样的"汉服"聚会还曾发生在马来西亚、欧美和中国香港。

穿"汉服"上街的王乐天则始终保持着"汉服先锋"的自觉，每天到单位，他会按照规定穿上工作服，但上下班途中都换上"汉服"。王乐天的"汉服"跋涉已经成为了郑州一景，他告诉记者，穿别的衣服已经不习惯了。

他已经拥有了包括从礼服到常服在内的10套"汉服"：麻的、纯棉的、棉麻的、亚麻的，应有尽有，目的就是要让"汉服"在城市里混个脸熟。他甚至开始留长发，因为古人就是束发的，王乐天常在途中或者干脆到广场演说，向人们苦口婆心地推荐"汉服"文化。有人点头赞同，也曾经有一个公务员如此置疑他："你想抵抗强势的美国文化吗？"

大学生欧阳雨曦拥有的"汉服"不多，有些是好心的网友送的，不过她的志向最为高远，她希望"汉服"最终能上升到作为一种国家传统文化和国人面貌的象征，"等到我们自己和外国人一提到中国便想到华服博带、知礼识体、有着丰富国学礼乐内涵的国家形象，那就完美了"。★


战国妇女曲裾深衣　汉朝皇帝冕服　隋唐妇女襦裙、半臂穿戴展示

"华服"之变

曾经具备海量气度的汉服冠冕，在铁腕政策和现代文明的前后夹击下，朱颜渐改，玉碎当代

★ 本刊记者／罗雪挥

"如果用'汉服'这个词，我宁肯将之称作为'华服'，'中华'的'华'。"北京服装学院教授，专注于中国服装史研究的袁仄如是说。袁仄认为，"汉服"的称谓可用，但是不够严谨，从广义的服饰文化而言，汉族人历史上所穿戴的传统服饰，都应该归入此类，而不仅仅是汉族政权主政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完成的，不能简单地把汉族孤立起来看，"华服"也许是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传统服饰发展历程的接纳与尊重。

"华服"自始至终依存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魂的庇护，随之蓬勃，也随之香消玉殒。

公认的中国冠服制度的初步确立是在夏商以后，至周代渐趋完善；基本形制在先秦时逐步成熟，历代又有沿革，春秋战国时期的曲裾深衣、魏晋人的笼冠、宋代的圆领大袖袍衫……虽然差别较大，但端庄、秀丽的格致始终保留，美国著名设计师肖佛尔说，中国服装的设计具有"感情温顺"的精神。因为上流社会大都采用丝绸的材质，中国汉民族服饰的悬垂感独一无二，飘逸灵动，"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华美气度有倾国之姿。

尽管有一定之规，汉民族传统服饰与外来文化的相互融合从未中断。中国服装史上有几次意义重大的"混血"。赵武灵王强制推行"胡服骑射"，中原武士短衣紧裤披挂利落的形象惊世骇俗；盛唐兴起的圆领窄袖，曾经在当时的中亚地区广泛流行；民国则是汉族传统服装吸收借鉴的一个高潮，特别是旗袍，袁仄认为这甚至是中国传统服饰最优秀的一次改良，有满族服装的一些特点，又吸收了西洋的裁剪工艺，紧身、合体，改变了过去重重包裹，弱化女性形体特征的陋俗，体现了现代审美观。

只是这类革新丰富了汉民族传统服装的式样，却不能够拯救其衰颓的运命。事实上，汉民族传统的冠冕衣裳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也只是延传至明代。到清统治者时，严格地实行了"剃发易服"的政策，无论汉族官军商民，一律改穿满清民族的服式，否则就将受到严惩。

《研堂闻杂录》记载，有两个汉族青年到庙会上香，不小心戴了汉式方巾，当即被抓来打了几十棍，而后斩首示众。反抗的斗争此起彼伏，因江南一些汉人不愿意削发曾发生了"嘉定三屠"的残酷大屠杀。后来，清统治者被迫让步，制定了"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等相对宽松的政策，既使满族衣饰占主导地位，又保留了汉服的一些特点。

后来，人们在高压下逐渐习惯了满装，即使是在推翻满清王朝后，当政者袁世凯也把长袍马褂定为常礼服；而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请学生们